

百年情殇
之一卷

风月会盟

Fengyuehuimeng

楚绍平 楚一平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百年情殇
之一卷

风月情盟

Fengyuehuimeng

楚绍平 楚一平 ◎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月会盟:百年情殇.之一卷/楚绍平、楚一平著.

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8.2

ISBN 978-7-5059-5816-6

I.风… II.①楚…②楚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12124号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| 风月会盟——百年情殇之一卷 |
| 作 者 | 楚绍平 楚一平 |
| 出 版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|
| 发 行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 |
| 地 址 |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026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责任编辑 | 陈香君 |
| 责任校对 | 李 伟 |
| 责任印制 | 焉松杰 陈香君 |
| 印 刷 | 北京合众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787×1092 1/16 |
| 印 张 | 26.5 |
| 插 页 | 1页 |
| 版 次 | 2008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059-5816-6 |
| 定 价 | 50.00元 |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■ 作者简介 ■

楚绍平

高级检察官，著有《太行日落时分》、《神奇小子》、《洛阳黑客》等近二百万字小说，电影文学剧本。

楚一平

职业策划人，知名制片人，曾策划摄制电视剧十余部，一百多集。《中国建筑世纪行》、《中国拒绝毒品》、《歌声飘过八十年》、《解读长征》、《长征·胜利的路》、《永恒的旋律》等。其中二十集电视专题片《歌声飘过八十年》荣获全国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。

题 跋

作为读者，我更关心小说写的是什麼，而不关心“小说是什麼东西”。其实我也是个有偏见的，趣味介于有文化的伤春悲秋的病人和赶时髦露肚脐的女青年之间，不爱看农村题材、不爱看知识分子内心独白、不爱看怎么做生意，怎么搞活一个企业。总而言之，不爱看一个正派人，如何过着惟恐他人不知的正派生活。因为我就是一个正派人，一个正派得连我自己都有些厌烦都感到乏味的人。我实在不爱看自己的事迹，不需要别的好人告诉我，他和我多么相像。

也许，我的心理不太健康，也许，我喜欢猎奇，我比较喜欢看那些，被驱赶到或者自甘堕落于社会边缘的人，写的那些轻佻的、好玩的、不干什么正事的生活流水账。今天吃块豆腐明天啃一把青菜，在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描述中，常常不经意地说出我们平时想到，但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，把我们内心深处隐藏很好的欲望一语道破。对一个孤陋寡闻自我感觉良好的正派人，尤有益的是，我们可以通过那些我们看不起的人的眼睛，看到我们自己的形象。这对我们修补性格上的破绽，整理各种伪善面具上的瑕疵，出门后赶紧戴上，与周围人一样，继续把好人装下去，十分的关键。

一本有趣味的书如是说



卷首

西出洛阳谷水，通往潼关的古官驿道，蜿蜒进入豫西浅山区黄土坡丘陵地带，约百里外左右有古秦赵会盟台，地处澠水和羊河之间，相传是战国时期秦昭襄王和赵惠文王“友好”会见的故地，《史记》记载：公元前 279 年，强秦弱赵君王相会于此，席间针锋相对，赵国上大夫廉颇蔺相如正气凛然，以弱胜强，最后双方为表示和谈成功，将兵器埋于地下，令士兵捧土掩埋，故成土堆，被后人称为“会盟台”，勒石纪念流传至今。

古人记史也有偏颇之处，会盟台因为有文人士大夫出色表现而传诸于世，自唐以来，不少诗人文士来此地作赋吟诵，并以“盟台夕照”更为当地八景之首，历代不断予以修葺或者重建，距此台不远的一处血染黄土的遗迹，却倍受人们冷落，以至后人几乎将它遗忘。

风月依旧，人间轮换，把这两处遗迹对照，极具讽刺意义，距会盟台不远有“楚坑”，强秦就此消亡。

公元前 206 年，楚霸王项羽坑杀 20 万秦军降卒就发生在此地。

金戈铁马，旌旗蔽日，无数生灵涂炭，成为孤魂野鬼。后数十年，此地渺无人烟，荒草凄凄，白骨累累，会盟台前，荧火飘忽。《史记项羽本记》中记载：坑北沿有李杏湾村，右有白龙庙一座，建于明武德年间，庙前古槐、石碑，有一步两棵槐，三步四通碑之说，庙西有八角青石井一眼，俗称八角琉璃井，古人用于辟邪。



清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山西太原逃往西安，次年和谈成功，皇家要从西安返回北京，地方官吏提前奉旨准备接驾，沿途先行修桥铺路，再建无数个行宫，一切准备完毕，这才车驾千余，浩浩荡荡别西京出潼关，沿渑水涧河之间官道逶迤东行。

当年在千秋镇石河村外，修建有前院后宫宏伟的行宫驻蹕，上房、厢房皆出前檐，前后院中间有影壁墙，两侧各有月亮门。据史书记载，当年慈禧太后只在此吃一顿午饭及饭后小憩，下午即离开此地东行，晚上住铁门行宫。

当年奉巡抚饬令修建行宫时，河南清军绿营副营使上官云杰在此驻扎督建，工期紧张工程浩大。一天，他的好友南山桑道士来访，当晚住在白龙庙，夜多惊起，不能成寐，次日详勘风水，言其此地不祥，向上官云杰说起附近有楚坑，可能是怨鬼聚集的缘故。

上官云杰闻言，一时间没了主张。南山道士又说，他的师兄现在宫内供奉，伴随圣驾左右，师兄的法术甚高，恐他发现后奏明圣上，降下九五雷霆之怒，连带好友吃择地不周惊了圣驾的挂落。

上官云杰心里暗惊，好一阵子踌躇，偌大的行宫，换地再建并非易事，何况当初在他家乡择地建造之前，巡抚曾经聆询于他，有他的一份主张，如果再向上司禀报，难免有虑事不周、责令赔银的痛加斥责，倘若耽误了工期，更是要罢官丢命，思来想去，他不忧反喜，急忙收集许多珍玩，托好友南山道士先行到潼关守候，务必找到师兄打点，嘱托他如此这般……。

慈禧太后到石河村行宫后，由当地豪绅上官云杰家族供奉饮食，其中进献的一味农家小吃——芝麻叶清汤面，甚得旅途劳累焦急上火的圣心欢喜。

饭后小憩时，南山道士在外作法役鬼，太后寤感槐林深处，鸦鹊聒噪，阴风四合，浓雾中兵车甲兵列阵，若隐若现，漫山遍野捉对厮杀。太后惊出一身冷汗，急招随行资深国师道士垂询，方知前朝此地此事，有20万降卒阴魂不散，杀气太重，慈禧果然凤颜不悦，把随行的省里督军、巡抚吓出一身冷汗，惶恐不知如何是好。

国师道士事前已经得了上官云杰的好处，要为其寻找合适机会引见面圣，他摇动手中拂尘，四处施展散布安魂香，在念念有词的作法中，他灵机一动，又向慈禧奏闻，本地鬼魂在此长久漂流，需有本地威猛战将才能镇魔，随行护卫军士中，有一本地战将福能通神、力能搏虎，招他临时在殿前护卫，可保太后和圣上无虞。

果然，上谕传旨加封本地清军绿营教官（相当于副标统）上官云杰为河南护卫专使领副将军衔，令他戎装拜谒，站立后宫月亮门前护驾，慈禧方得安然入寝。

临行前，慈禧命总管太监对上官云杰御赐犒赏，恩遇甚隆，省里督军、巡抚十分惊讶，另眼高看，上官云杰骑着高头大马，威风凛凛伴随圣驾左右，直至护送圣驾出豫。

楚坑南，润河南岸的山势陡然升高，依次排列有嵩梨山、仙崖、香山、飞凤山、钟灵山。风水术士一一察看，以钟灵山为最佳风水地界，说它面东南，状若圈椅，背依会盟峨眉山，脚踏连环九珠潭，有人将拜相之贵。当然，术士之言，前人深信；今人讲究科学，姑妄以故事听之。

曾经是本地望族的上官家族墓地就选在这里，经过多年演变，现在已经是尚村的公墓。

公元两千年的一个清明时节，这个墓地里，前后来了好几拨扫墓的人，规模和架势之大有点惊动四方。其中有来自台湾、美国的上官家后裔；来自俄罗斯的后裔；来自北京、西安的后裔；各色人等操各种语言，汇聚于此，说是要百年会合，与分散世界各地的远亲们谋求见上一面。

先期到达的是台湾来的 LJ 集团上官老董事长（上官云杰的小孙子），从远远看见尚村村头的皂角大树就开始拭眼窝，真正见到村中央这座已经破败不堪的家族旧宅大院时，他竟然泪如雨下，哽咽连连，随行的人都慌了手脚，担心他睹物思情，心情过于激动，衰老的心脏吃不消。

1949 年解放后，这座旧宅大院就被当做大队部、村委会和仓库，一直没有得到维修，多年风雨侵蚀，大部分门窗都已经糟朽了，油漆剥落的看不清原来的颜色，砖石还算结实，院里青石铺地，有过厅，有回廊，还有厚厚的影山墙，上面长有斑驳层叠青色的苔藓，高大的堂屋屋脊青色小瓦缝

里，一丛丛娃娃松和高草随风摇摆。

当地市、县政府官员闻讯赶来，为了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，他们殷勤的提出到县城大宾馆接待的请求，被老董事长婉言谢绝了。

当天下午，他兴致勃勃在老房院里外四处转悠，抚摩着风化的砖墙，像欣赏着极为珍贵的古董，儿时的记忆慢慢被一点点唤醒，据他回忆，他想起了自己是在哪个屋里出生长大的，曾经和什么人在一起玩耍抽提溜、扔飞镖和弹珠……，他在尘封已久的记忆片段里留连徘徊，沉迷其中不能自拔。

老旧房子里物件杂乱堆放，一时无法收拾起这么多可以供人居住的房间，再说，十几位海外子孙辈的红男绿女，其中还有高鼻子、蓝眼睛的外国人，他们看见这样破败的老房子都胆寒，惟恐人多动静过大，腐朽的房顶会突然坍塌，惟恐从哪个窟窿缝隙里会窜出个蛇蝎之类的活物。

他们过不得这样的贫寒日子，悄悄商议留下两个胆大的男人陪老董事长，其他人到城里宾馆暂时安歇，明天早上返回，然后一起到家族大坟祭祖上香。

老董事长是这家大少爷上官书勤的小儿子。1948年底随外公一家离开大陆到台湾，然后到美国，直到旧日老冤家国共两党一笑泯恩仇时，才探亲返回他出生的地方。村里的老少都不相识，因为老董事长离家时年龄尚轻，回来时已经八十高龄。村里没有几个与他寿龄同齐的人了。真是应了那句古诗“少小离家老大归……。”

当天下午晚饭前，老董事长非要难为乡邻，吩咐村里远房亲戚晚上给他做最简单的家乡饭，红薯叶糊涂杂面条加柴火锅蒸的杠子馍和荔芥疙瘩咸菜加腌韭菜花。

远房亲戚笑着对他解释说：“我们也是多年没吃过这种饭了。恐怕做不好。惹老人家生气。”

老董事长手一挥，开心地说：“没关系，只要是家乡的水、家乡的面、家乡的柴做的家常饭就行。”

夜里，在当年的客厅里摆下八仙桌，关了电灯，点上蜡烛，老董事长就着咸菜韭菜花，非常满意地喝了一大碗红薯叶糊涂杂面条，刚放下碗，连

日的舟车疲劳就把他催眠了在破旧的太师椅中，众人把他轻轻抬起，放在老旧的已经摇摇晃晃的宽帮大木床上安歇。

这一夜，他睡得很不塌实，梦中经常说一些叫人听不懂的镜怔话。有时像和家人谈心轻声轻语，有时脸红脖子粗象与人争执不下。

随行的俩儿子莫名其妙，担心了一夜。

其实，不要莫名其妙，这个世上，哪怕是百岁老人，掐去懵懂成长的开头，了断垂死的暮年，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只有中间几十年的好光阴，这几十年里有只属于自己的故事，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本厚厚的书，记忆扉页里，最清晰的是自己的爱、恨、情、仇。

历落的星辰在深蓝的天空闪烁。墓地上层层碑碣间的青草地上，累累地掩埋着许多荣名，热爱，才艳与青春。

梦境里，含着彷徨之泪，扶着碑石，如果谁能一一唤起墓中人，珍重地请问他荣华富贵、前程如何。

智者他会说：“人生不过数十年，何必多寻事作。”

现在活着的人说：“正因人生不过数十年，所以要多寻事作。”

语声未了，现在人觉得远大理想与奢望，在墓中人唇边鄙夷地一笑中完全泯灭！

现代人自然要输与过来人的睿智，但现在人这坎坷不平的路程，却如何止息搏杀？

人生悲剧的本质是：心灵与心灵的冲突，事业与事业的冲突，人物与人物的冲突，永远不会停歇，最伟大和最渺小的人一样，终有一天，双方烛灭香消，风流云散。

人，生，不随自己的意愿——哭着到世间来；死，不能自己支配——叹完最后一口气走。从无形中孕育生命到重新消失于无形……。

让我们以局外人的目光，审视这几代人百年的爱恨情仇，把他们仔细掰碎了，再揉合起来，把你的记忆闸门也打开，在合适的时间、合适的时空把自己也镶嵌进去……。

第一章

(阅读提示:上官老太爷右手梳理着下颌三缕长髯,眯着眼睛,把阴鸷凌厉的目光隐藏在硕大的老花镜后,他的面前摊开一部钦天监颁印的古书《增补诸家选择万全玉匣记》,掐算着左手留有保养很好长指甲的手指头,神情古怪,反复咕哝着:香山庙白狐仙儿?黑水潭螯龙?……是祥瑞双呈?还是大凶之兆?……)

1948年的初春时节,春寒料峭。

早上鸡叫五更时候,天刚忽忽明,上官大宅院的大管家的三角眼老婆,就派人到下人住的厢房里,把一个小丫鬟叫走了。

这个小丫鬟今年十六岁,她叫史菊花。

平时,她在上官家大院子里,只做洗衣扫地家务活,今天早上,大管家的三角眼老婆把她叫去,刚说了几句话,就把她说得低下头,马上羞成大红脸,心头狂跳不止,两只耳朵嗡嗡响,再也没听见大管家老婆嘴一张一合说的是啥。

大管家老婆吩咐她:今天不必去干活,要把自己拾掇拾掇,洗澡换新衣服,今天晚上的任务,必须如此这般地专门伺候老太爷,并且教训她许多忌讳后,她这才知道,做上官老爷家的卖身丫头,还有这样的献身活必须要作。

她真的想不通，当大老爷出个门就这么矢张（摆排场）。

请风水阴阳仙儿（先生）看过黄道吉日，选定了民国三十七年（1948）三月八日为宜出行宜会客的好日子，多年在家深居简出颐养天年，已经七十岁出头的上官老太爷，准备兴师动众出村了。

明天一早，老太爷要到三十多里外的铁门镇，去会亲家翁张老太爷的消息，在这个大村里像风一样传开。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，慌得大半个村子的人家都动起来。

时局一直动荡不安，到处散兵土匪多如牛毛，将要随行护卫老太爷的村民健勇，家家领到了东家发的半块洋碱，洗衣擦枪不敢有半点马虎，上官老太爷传下话特意吩咐过，一定要把头脸和脖子洗干净，个个精神点儿，别让铁门镇大户人家的亲家，秀才门第的张家老老少少，笑话咱是乡下泥腿子。

这个村叫尚村，是河南予西会盟县东面的一个大村。有千余住户。据说，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，慈禧和皇上避过八国联军之难，从西安回北京时，在这附近行宫里驻蹕过，那时，上官老太爷曾经有幸面谒太后和圣上，上官家供应过皇家饮食起居，尤其是家乡小吃——芝麻叶糊涂面，深得二圣的欢心，赏赐过宫廷玉如意。

民国后，战乱不断，各地盗贼蜂起，土匪占山为王，村寨保安成了富户财主的大事，因此，村的四周依托伏牛山的余脉丘陵起伏地势，建有厚重的寨墙，村北面有条涧河环绕，河床上往下挖不了几米，就有很厚的煤层，很古时候，就有人采掘。

当时，以村寨为中心，有三等人居住。一等人居住在村寨墙里，石墙小蓝瓦是上官家族和家族有亲戚关系的人家；二等人居住在河北沿土坯房，大部分是佃户和有手艺的人家；三等人是四处逃荒过来的煤黑子，搭建的茅草棚。

自从清末民国初年，有了陇海线从这里通过。有势力的当地人家圈占河滩荒地，十来家大小煤窑摆在河南岸，属于上官家的煤窑规模最大，有高车、旋轮、驴骡转盘提升。

众多的小煤窑吸引了许多予东予南逃荒来的劳力，他们携家带口住

涧河南岸各家煤窑提供的简陋棚户里，没资格进村居住，也不与本地人结亲，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煤黑子，是嘴叼鹤灯，肩拉煤筐在地底下爬着谋生，不知道啥时候没命的下等人群。这个村出产的煤，大部分拉到东面百十里地外的洛阳，供那里的人烧火做饭。

当地人口多了，事就多了，需要产生了能够长久弹压地方的豪强，上官家族就是县里势力最强的大户，谁也得罪不起，许多官场上人、军队将领、甚至嵩山最大股的土匪许老大，办啥事都不能不看上官家老太爷的脸色。

上官老太爷长身长脸，鹰鼻深目，三缕长髯，个性剽悍，是予西名人之一。据家藏厚重的家谱记载，他的远祖上是西夏国贵族，早已溶入汉族族谱，可能是骨子里还留有大漠孤烟、桀骜不逊的气质。清朝晚期，他年轻时曾中过河南道的武举，隶属新军标营、督署第八镇司令部统制，官升至军中副将。

他记得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候，就是在清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九月，溽暑已过，正值秋凉，太后挈光绪帝等，由西安起跸，随从极多，沿途供张，极其完美。与从北京仓皇出走的时候，大不相同。在那一望无边、绿席罩天、黄砂铺地的驿道边，全部的河南境内，由他威风凛凛领军护驾、百官百姓沿途跪迎，山呼万岁，圣驾车轮滚滚返京的辉煌时刻。

民国建立，剃发去辫时，上官老爷曾经痛哭流涕，决意归隐回家，当时有许多新军阀邀他，他都不肯再出山为官，只是在省里咨议院虚挂了个参议衔，以后，眼看张勋拥戴清室的辫子军失败，皇家气息奄奄，复辟再也无望，他才转了念头，陆续把中意的年轻族中子弟，介绍给有势力的军阀好朋友，图个从军或者行政的出息。

他的这一招数很绝，时间长了，族中子弟散布到全国各个地方，逐渐形成了蛛网般的官场势力，当然，他才是蛛网的中心，牵一丝动全身。

日常习惯上，他还保留着半长不长的灰白色发辫，散开来能搭在肩上，就像今天妇女时兴的披肩发。他经常穿着团锦长袍马褂，拿着根上好的和田玉石烟袋，用火镰燃着火媒点烟，拒绝使用方便的洋火柴，族中子弟敬献给他的金质汽油打火机，他都不用，嫌那有股子怪味，坏了烟味儿

的醇厚。

他喜读曾公文集，尤喜背诵修身之要那一段，常以此教导外出的族中子弟，曰：大抵勤则难朽，逸则易坏，凡物皆然。勤之道有五：一曰身勤。险远之路，身往验之；艰苦之境，身亲尝之。二曰眼勤，遇一人，必详细察看；接一文，必反复审阅。三曰手勤。易弃之物，随手收拾；易忘之事，随笔记载。四曰口勤。待同僚，则互相规劝；待下属，则再三训导。五曰心勤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亦开；苦思所积，鬼神亦通。五者皆到，无不尽之职矣。

因此，他那很少有笑，刀刻一样有棱有角的脸上，永远都是一副琢磨家国大事的深沉样子，很少有人见到他冲人发火，但全家人都怕他，尤其是少东家，他栽培的家族接班人，在他这棵大树遮蔽下，好像没有了自己的脾气。

因为他的多年栽培，家族子弟里一直有官运，他弟兄三人，他为老三，俩哥哥亡故多年。他实际是老大。俩小侄子都在南京政府的大衙门里任职多年，都是他当年送出去谋的前程。他家有妻妾五人，育有五子四女，子侄辈有在河南军都督府、省政府里做官，民国后还有几个新潮的出国喝过洋墨水。他的家产没法记数，汴、洛各城到处都有买卖，单是村边规模最大的两个煤窑，每年都能给他带来许多白花花的银圆。

据村里人悄悄说，国军、共军两大派里都有上官家的人弄大事咧，他的二儿子上官书慧，早年外出到北平大地方求学，一直没见再回家来，后来，老太爷淡淡地对族人宣布，书慧得急症病死，并在家族祠堂里设了往生牌位。

有人听说书慧没有死，是在学校闹学潮后被通缉，逃出北平投了红军，跟国民党蒋委员长对着干，打土豪分田地去了。反正，从此没有了书慧的音信。在老太爷眼里，权当书慧是死了。

啥人有啥出息，他瞄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在他的大家族里，他是族长，一言九鼎，方圆多少里地，没有一个人敢在他面前说个不字，即便是在南京在省里做大官的亲属，见了他，都只有听没有说的份，他的年岁大了，加上世道一直不太平，除了前几年，日本人打过黄河，啥人都得“跑鬼子”的时候，他出门避难到嵩山那一次之外，基本上是闭门不出，静候他人拜访。所

以,他就是当地当之无愧的“官眼王”,自号“上(音同尚)将军”。

民国三十七年(1948年),在河南予西乡下老百姓的眼里,还是一个兵来匪往纷纷攘攘的乱世。乱世里,什么最不值钱——人命。相比之下,四年前夏初(1944年5月9日)日本鬼子第一军由垣曲打过黄河的时候,那段“跑日本”的日子过的更加揪心,聚集在洛阳附近的河防各军,群龙无首,一团混乱,各自急着如何将自己的队伍带出这块死地,退入绵亘于豫西南部的伏牛山中。

村镇老百姓们也乱,连七八十的老太太都背着包袱颠着小脚往山里跑。不过,不是任何人都光记得跑,上官家组织的民团,就在河滩那边和日本人打过一场小仗,村里房子炸塌了不少。

老百姓过日子,心里都有一个自动的比较性,将来要过啥日子是看不见,只把现在的日子与刚刚过去的日子比,能够稍微好一点就知足了。日本人打败了,中国人又自己在窝里打起来,老百姓过日子还是感觉比过去稍好过一点,起码可以躲在家里,不用上山跑反,一路紧跑还得惦记着家里剩下的带不动的水缸瓦罐。

1948年那時候,大的势力是在民国政府方面,蒋委员长叫共军为共匪,自称是国军。另一方面,共军叫蒋委员长的军队为蒋匪,自称是人民解放军。至于豫西附近那些占山为王的大股小股土匪,更是今天打国军旗号,也许明天摇身一变,改编成了人民解放军的地方武装。会盟就有“马跑泉”事变,刚接受改编不久的旅长,掉过头杀共产党地方政府的人。

那是人心浮动不太平的年头,作个普通老百姓也不容易。躲在家里能忙着种几亩地,早出晚归,山上地里刨点吃食,能半糠半菜把肚子喂个半饱,那叫日子过得好。

只是苦了那些做小生意的人,因为有点手艺,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,非得在乱世里挑担推车走街串村,那眼头必须练得活泛点,路上,遇到过一眼望不到边的兵队伍,还好说点,能知道对方是“国军”或者“共军”的队伍,最多被拉几天民夫就回来了。

若是遇上只有几十人的小队伍就难办了,啥打扮的拿啥样枪的都有,

这个时候，得猜，凭经验去猜，是国军还是共军，猜对了，话也说对了，能留条活命，猜错了，话说错了，最轻的是挨一顿暴打，打得你满地找牙，严重的是，人家把你当成奸细，拉到河滩野地里当靶子练枪。这不，前两天，村里来了个挑担子的南山卖药的人，就因为口音不对，没有答对问话，叫县里民团拉到南河滩毙了。

南山卖药的人嘴太狂，他自己夸自己：走江湖——哪州哪县我不熟，哪区哪庄我不转。卖钱不卖钱，圈子先扯圆。常言说的好，腰疼吃杜仲，夜尿需蜂柯，四肢无力吃点五加皮，小人卖新药，名叫隔山浇，那药生得高，十人上去采，九人把命消，吃了隔山浇，撒尿八丈高，站在地上尿，窜到帐顶上，站在床上尿，窜到房顶上，站在房顶尿，窜到飞机上，站到飞机尿，窜到全中国。他看看四周没有妇人围观，便又神秘兮兮地说：那是明着说，且往暗处摸，论起搞女人，这药没得说，一射女人抖，二射女人昏，三射到心窝，四射女人小嘴冒白沫。

“看官听我说，那不是死人了吗？没有，俗话说，猫有九条命，女人十条半，水大漫不过川，鸡大有笼子关。转魂过来真欢喜，搂着你叫亲大大。”听得围观人哈哈笑，他又说：“如果有人问药引，有酒泡酒，无酒泡尿，无酒无尿可以干嚼。”

卖药的人见真的有人相信掏钱要买，冷不防有个人排开众人走过来问他：“哪里的人？敢来这里讨野火？”

卖药的人恨他搅场子，仍旧嬉皮笑脸对答：“小人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有诺必行，小人姓严叫钱仁，如果隔山浇无效，可以骂我眼前人。”

卖药的人嘴挺涮，这次挑错了对象，搅场的是县里民团的便衣，他自己嘟囔了一会儿，突然明白了“眼前人”的意思，招招手来了几个同伴，不由分说把卖药的人架起来就走，吆喝着抓了奸细，很快就在南河滩枪毙了事，其实，那县里民团的便衣头子，是想白要卖药的人手里的药，那年头，人命最贱。

再说家在村口河滩水磨房居住的能人——鳖眼李，说他是个人可得小声，别让上官家的人听见，老太爷烦把他的威名与这样的下九流的人

连在一起。

鳖眼李一家不是本地原住民，是当年直系军阀吴佩孚打仗闹事年代，从外地逃荒迁来的，他极善捕鱼捉虾。老太爷怜悯他不吃嗟来之食，同意他家住村里的公产——河滩边废置不用的水磨房里，之后，这样的钉锅箍轱辘锅、席匠磨匠、小货郎等手艺人又迁来十几户，他们没有资格不能住在村里寨墙内，身份明显比村里人矮了一等。

村子北面有一条涧河，丰水雨季时节很壮观，上面山洪下来时，能把在河滩吃草的耕牛冲到下游洛阳的洛河里去，平时水量也不小，河滩里大潭套着小潭，大潭不知有多深，反正，每年夏天都要淹死几个贪图凉快下水的大人小孩。

鳖眼李以这条河为生，捉鱼捉虾喂鸭喂鹅种菜，辛苦养活了一大家人。他是个又干又瘦的人，标志是他黝黑少肉筋骨毕露的长腿，在河滩的浅水里，经常见他头戴斗笠，身披着一件旧蓑衣，静静立着，观望着河面的动静，活像一只当地叫做老等的水鸟。关于他的传说令人咋舌，外人看是黑幽幽的深潭，他能知道这下面有多少活物，在哪个地方藏着，就好像这是他自家养的，可以随时取到。

这几天一大早，他就到村东南河道上的黑龙潭边候着，他与这个潭里的一只像烙馍鏊子般大小的老鳖耗上了，这个大鳖可能年久成精了，经常在正午时分，耍笑他一样在黑龙潭中央沉浮，鳖眼贼烁烁看着他，咬坏了他好多个鳖钩。

黑龙潭在陇海铁路线沿山而行的大弯道中间，就像大铁勺里盛着一汪水，最深的地方没人敢潜下去探测，勺的东沿是山脚下的铁路涵洞，过去后一直通往铁门镇。他知道这样的大个的老鳖早已有道行，狡猾万分，要想逮住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不过，鳖眼李喜欢干这样富于挑战的事，每次“干活儿”的时候，心里那种冲动绝对是不一样的。他觉得这就有点儿像小时候放羊用羊铲抛起的石头一样，那石头划出优美的曲线飞出，准确落到山上某个地方以后，羊群受惊听话地顺从拐弯的感觉。那时他是山之王。现在他让了贤，变成水之王，